

张欣山 著

抗日战争著名战事纪实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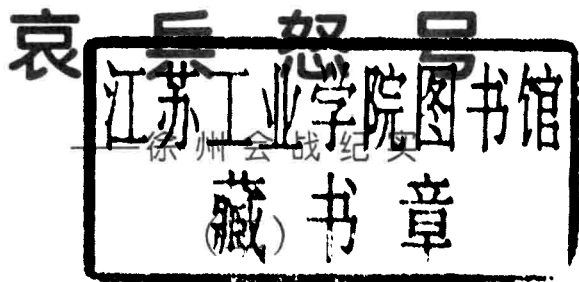
哀兵怒号

(二)

——徐州会战纪实



抗日战争著名战事纪实丛书



张欣山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豫)新登字 09 号

抗日战争著名战事纪实丛书

哀兵怒号

(二)

——徐州会战纪实

张欣山 著

责任编辑 杨一纯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电脑照排

河南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6 3.5 印张 2 插页 105 千字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3.95 元

ISBI—81041—191—8/K·161

6. 引敌入瓮

滕县失陷的次日，汤恩伯第二十军团才全部到达徐州。此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正为王铭章师在滕县全军覆没，王师长以身殉国面痛心疾首，为汤恩伯延误军机而满腹怨恨。

然而，这已是无可挽回的往事了。待孙连仲第二集团军亦相继来到徐州之后，李宗仁满腔悲痛与怨恨，又化为一股复仇的烈焰，而且，这烈焰已在他的心底烘托着一幅“诱敌入瓮”，一举歼灭矶谷师团的作战方案。

依李宗仁判断，攻克滕县的日军第十师团恃战胜余威，一定不待南路北上日军的增援呼应，便要猛扑徐州。而台儿庄是攻取或固守徐州的外围军事重镇，日军要克徐州，必然要先攻占台儿庄。于是，李宗仁令最善于作防守战的孙连仲部驻扎台儿庄，令有进击优势的汤恩伯部开赴台儿庄北边的兰陵、向城一带。俟日军与孙连仲部在台儿庄胶着之际，使汤恩伯部一面阻击在临沂仍与庞炳勋、张自忠两军相持的板垣师团南下与矶谷师团会师，一面重击矶谷师团侧背，逼矶谷师团于台儿庄西侧之微山湖，而后全歼。

果然不出李宗仁所料。日军第十师团虽然在滕县战役中遭受了巨大损失,使其师团长矶谷廉介心头蒙上一层阴云;但他毕竟攻陷了滕县,一时的胜利使他的骄横有增无减。3月18日下午,矶谷纵马挥师进入滕县,19日清晨,遂督师南下,向徐州的外围门户台儿庄赶进。其先头部队濑谷旅团之一部,先由枣庄抵达峰县。

与此同时,孙连仲奉李宗仁之命,也于3月20日凌晨率部到达台儿庄。

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名义上虽辖田镇南第三十军和冯安邦第四十二军两个军,但在参加山西娘子关保卫战中损失太大。冯安邦第四十二军机所剩下几,只一空番号而已;实际可参加作战的只有第三十军的黄樵松第二十七师、张金照第三十师、池峰城第三十一师3个师,和吴鹏举第四十四独立旅。然而,以忠厚赤诚、英勇善战著称的孙连仲接到命令之后,毫不犹豫地就把自己的部属带到了报国杀敌的风口浪尖上。他指定参谋人员先行赴徐州北地区选定前进指挥所之后,便令池峰城率第三十一师火速进驻台儿庄及附近地区布防,构筑工事;又令黄樵松第二十七师进驻台儿庄东侧黄林庄一带,张金照第三十师和吴鹏举独立旅进驻顿庄闸、韩庄、贾汪,以确保台儿庄两翼。

担任固守台儿庄重任的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已是声名卓著的抗日将军。1937年8、9月间,在永定河畔平顶

山头和娘子关两次战役中，号称日军精锐部队的板垣师团，几乎被他的部队歼灭净飞，曾在抗战史上写下过光辉的一页，当他接到防守台儿庄这个核心据点的任务之后，他那双浓眉大眼一闪，对部下说：

“我们大杀日本鬼子的时机又来到了！”即刻便率领本师官兵，进驻台儿庄防地。他以一个加强团进驻台儿庄寨担任城防，一部防守寨西约 7 里的范口村寨东约 3 里的官庄，并支援台儿庄核心作战，其余部队沿寨南大运河南岸布防。师指挥部初设车辐山车站。

台儿庄的百姓一闻大战在即，人人惊慌失措，一时间呼儿唤女，扶老携幼，从大街小巷涌出庄寨。台儿庄以南，拖着一条流经这里的运河，唯一通道时河上架着一架木桥。人多桥窄，争先抢过，你呼他叫，更使人心惊肉跳。

战争，罪恶的“战神”挑起的战争，顷刻间给人们带来多少灾难呀！

池峰城在台儿庄寨内，一边组织士兵疏散百姓，一边督促加强团各营构筑防工事。他跑前跑后，忙得面颊流汗，直喘粗气。忽然一个士兵跑到他的跟前说：

“报告师长，有一位 90 多岁的老大娘，不听劝说，死活也不肯离开她家的老屋，你看怎么办？”

池峰城掏出手绢擦了一把汗水，说：

“不走离开她家的老屋，你看怎么办？”

池峰城掏出手绢擦了一把汗水，说：

“不走也罢，派人每天给她送些吃的，听天由命！”

3月21日，池峰城正继续督促本师官兵构筑工事，忽报开往兰陵、向城一带的汤恩伯军路经台儿庄。

汤恩伯第二十军团，装备齐全，并配有十五生的德制重炮一营，为国军中精华。因而，汤恩伯面对国军其他各部队，总是趾高气扬，显得十分傲慢。然而，他对池峰城又不得不另眼相看。当他乘坐的吉普一驰进台儿庄，便急忙跳下车来，走向池峰城，咧开他那宽宽的大嘴笑着说：

“池师长，这下你这支铁军又派上用场了！”

“铁军”，是娘子关战役后时人对池峰城第三十一师的赞誉。

池峰城闻听，慌忙迎上前去，握住汤恩伯的物说：

“多谢汤司令的称赞。这次战役，俺盼望贵军对我师大力支援。”

汤恩伯仰天哈哈笑了一声，道：

“当然，当然，此战贵师任务重大，务需努力堵击敌人之南进。我军团在贵师与敌接火后，当不顾一切，马上抄袭敌之侧背，协力夹击敌人。”

池峰城十分感动，当即慷慨激昂地表示，决心与敌人死拚到底，以尽军人之天职。临别，池峰城又问汤恩伯：

“我师与敌接触后，贵军究竟能在多长时间挥师南下夹

击敌人？我师守台儿庄最低限度须坚守几日？”

汤恩伯十分坚定地说：

“贵师与敌接触，枪声一响，我们便马上回援，按距离最多不出一日。贵师坚守台儿庄，能坚行3日即算完成任务。”

池峰城听后，内心又是一阵激动。他令第三十一师上下官兵，布列大路两旁，对汤恩伯第二十军团路过台儿庄的官兵，夹道欢送。

3月22日上午，池峰城正在车辐山第三十一师指挥部、与副师长屈伸及参谋人员研究布防事宜，忽然接到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的通知，蒋委员长亲临徐州召开战前军事会议，要他前去汇报作战准备。

池峰城立即上马，直奔徐州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

对于徐州作战，蒋介石信心十足。这天，他由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令次长林蔚陪同前来徐州。依他看，徐州已集结着10个军30个师16万兵力，日军第十师团长矶谷廉介骄横轻狂，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此时正是打击日寇气焰，振奋国民精神的天赐良机，也是提高他在国民心目中的领袖地位的大好机遇。

军事会议上，蒋介石红光满面，笑容可掬，好象此时不是商讨作战方案，而是在倾听各部诸将领向他汇报胜利喜讯那样兴高洒烈。李宗仁见蒋介石心情畅快，即兴向他汇

报了自己精心策划的“诱敌人瓮”的作战部署。蒋介石一听，频频点头赞许，微笑道：

“德邻兄谋略泞奥，小日本矾谷断难领悟，必入瓮自焚。。”

又听了孙连仲、池峰城等将领汇报的作战准备后，蒋介石要李宗仁为他备一匹战马，他要到台儿庄去亲自视察。

“不行！”李宗仁阻挡道，“不时有敌机前来侦探骚扰，委员长前去十分危险。”

“哈哈，”蒋介石笑了一声，说，“我们都是军人，军人怎能怕上战场，走吧，德邻兄，我们携手同往。”

李宗仁无奈，只好让侍卫前去备马，并作了严密的警卫安排。

当李宗仁与蒋介石一起跨上战马，并辔前行之时，他忽然想起蒋介石在北伐战争时，曾严命他48小时内攻克武昌城的往事。

1926年9月1日，蒋介石委任李宗仁为武昌攻城总指挥。9月3日，蒋介石亲自在武昌城南召开攻城会议，严命李宗仁8小时内攻克武昌，并且说：“

一定要攻下！”

当时，各将领闻言，都不禁面面相觑。因当时武昌守军兵力雄厚，吴佩孚又在城中亲自督阵，顽强抵抗，北伐军已攻城两次都未能如愿，且伤亡惨重。9月5日李宗仁督军

第3次攻城。正攻城间，蒋介石突然来到阵前，邀李宗仁一道赴城廊视察。李宗仁见蒋介石枪林弹雨中，态度从容镇定，颇有主帅风充，不禁又暗暗佩服起来。

此刻，李宗仁对蒋介石不畏战场风险的行动，又不禁为之赞叹。然而，李宗仁却没揣测到蒋介石台儿庄之行的真正用心。他是要让前线官兵亲眼目睹，这里是他蒋委员长亲自指挥的，从而提高和巩固他的领袖地位。

台儿庄距徐州只60里，蒋介石一行催动战马，很快即到。一下马，蒋介石就让池峰城引路，走向热火朝天，正作战斗准备的官兵们中间。他一边向官兵们不时地招手致意，一边再三鼓励地峰城，一定要打好这一仗。说到高兴处，他又回头令军令次长林蔚，拨给三十一师野炮一营，战防炮一连，铁甲车一列。

蒋介石视察守毕，要与李宗仁等返回徐州时，转身又对池峰城说：

“此战必是极其险恶，再拨给你10万银元，做急需时招募敢死队用，算得我对打赢这一仗的一点心意吧！”

池峰城忙说：

“请委座放心，我一定尽心竭力，万死不辞！”

为鼓励士气，李宗仁也当即命军需官给三十一师补充20万元作战经费。之后，他看了看孙连仲，示意他对三十一师也要作些表示。

不料，孙连仲只对蒋、李二位上司对三十一师的资助陪笑称谢，而回头却板起面孔对池峰城冷冷说道：

“我可没有钱给你，只有一句话，守不住台儿庄，咱们准也别想活！”

孙连仲与池峰城过去都在西北军，多年患难与共，感情深厚，堪称亲密无间的弟兄。此时此刻，池峰城感到无论是蒋介石或李宗仁，都没有孙连仲的话语实在而又贴切。台儿庄之战关系重大，三十一师被推到虎口刀尖上，这个时候，金钱还有多大的价值？

目送蒋介石等人一道尘烟匆匆离去，池峰城犹感肩头担子沉重。

孙连仲部在台儿庄一带部署就绪，汤恩伯军也在向城、兰陵集结完毕，但已占据峰县的濰谷旅团之一部在等待后援，迟迟不出笼南进。为使日军早日进入罗网，李宗仁令池峰城派一支精悍部队出峰县，引敌出窝。

3月23日凌晨，池峰城作了出击峰县的部署：以骑兵连为前锋，向峰县搜索前进；以第一八三团登峰队为前兵，以第一八三团第一营为前卫，相继跟进。

骑兵连连长刘兰斋，是中共地下党员，机智勇敢。他接到命令，即刻率部出发，迅速抵达峰县城下。初次接触，只有百余名日军出城，经过一番战斗，又缩回峰县城中。为达到诱敌出笼之目的，刘兰斋一边派部分士兵环城侦察，一边

集中火力对峰县进行攻击。峰县日军终于耐不住性子，步兵五六百人，携四五尊大炮，由6辆坦克开路，鬼呼狼嚎般地从峰县南门涌出。

刘兰斋完成诱敌任务，并侦察清楚峰县之敌，现为步、骑、炮、坦克并附装甲汽车之辍战支队一千余人。之后，他率骑兵连撤至潘家庵。出城日军变未跟踪追击，而是直驱南下，猛扑獐山。

第一八三团的登峰队早已在獐山埋伏。该队皆系惯战老兵，又占据有利地形，面对日军进攻，他们沉着应战，予敌以沉重打击。然而，濑谷旅团这一支队，装备精良，炮火凶猛，使守獐山的登峰队渐渐不支，队长王保坤不幸负伤。王队长斟酌，此次出击是诱敌南下，不可作长时间的拚搏，便令在前沿阵地指挥作战的寇葆贞连长率部撤退。但寇葆贞见敌眼红，抱着“人在阵地在”的决心，与敌拚杀不止。终于在日军重炮连续不断的轰击下，全队官兵百余人，几尽壮烈牺牲。

敌占獐山后，继至泥沟。作前卫部队的第八三团第一营士兵，在营长高鸿立的指挥下奋力抵抗之后，且战且退，经北洛撤退至南洛时，天色已晚，日军趁势占领了北洛。

濑谷旅团的这一支五六百人的队伍，连战连胜，长驱直入的消息传到矾谷师团指挥部，使得矾谷廉介兴奋难耐。他忽地站起身来，在几案上铺开作战地图，挥手将红色箭头

画到“台儿庄”三个字上，接着发出一阵颠狂之极的狞笑。在他看来，他挥师踏平台儿庄，攻克徐州，已是举手可得之事了。

正当矶谷不可一世之时，参谋送给他一份电报。

矶谷展开一看，是他上军校时的老师、目前是他顶头上司的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中将拍来的。在电报中，西尾寿造向矶谷通报了日方情报处获得的孙连仲、汤恩伯两部的兵力和位置，他提醒矶谷注意与板垣师团协力行动，不要孤军冒进，以免陷入重围而不可自拔。

矶谷看了这份电报，不由得鼻孔里“哼”了一声。他在想：老师呀老师，你怎么能长他人的志气而灭自己的威风。你既然已知道孙连仲、汤恩伯两军的兵力，可你也应该知道，汤恩伯军虽系中国军队之精锐，但汤本人畏首畏尾，打起仗来生怕伤筋动骨，处处为保存实力着想；而孙连仲虽不愧是一个勇猛善战的将领，但该军装备差得可怜，仅有的3个师，连步枪还摊不上一人一支呀。以我师团攻克滕县之锐气，踏平台儿庄，攻下徐州已是定局之事，我还为何要与板垣师团协力行动，难道要他与我平分战功？老师呀老师，你是不是眼见我要夺取三军之冠，也有些妒能忌贤了？

矶谷廉介这样想着，一股不可名状的思绪在他心头陡生：我要一鸣惊人，我要夺取大日本国三军之冠，是谁也别想阻拦。

于是，矶谷将西尾寿造的提醒只当阵风耳旁一过，便按照他既定的作战方案和进程，召集指挥部人员，下达作战命令他促使整个师团卷土南下。

3月24日晨，奉命南下的日军有3个联队约五六千人，配有重炮、坦克，已抵达北洛。尔后，敌留一部监视南洛三十一师驻军，其主力绕过南洛，径至台儿庄北刘家湖。

敌炮兵阵地就设在刘家湖附近。从上午8时起，敌人的重炮开始射击。一时间，震天动地的炮声响个不停，联珠似的炮弹满天飞舞。随之，平地腾起的尘土和满天的硝烟交织在一起，宛如一只黑色的恶兽，要将台儿庄一口吞下去。

见战情紧急，池峰城将师部指挥所从车辐山推进到南车站之铁道桥下，随后同副师长屈伸、守卫台儿庄城寨的加强团长王震一道，冒烟突火，登上城墙巡视。他们发现台儿庄北街尽头有一水塘，水塘边有一砖构的大庙，大庙以西的民房距北城墙均有数十公尺不等的空地，且地势低洼。池峰城正与屈伸、王震计议如何以大庙为据点，由民房边沿构成“闷止”阵地。敌如突入城寨，即可借此为支掌，进行逆袭和击退敌人。忽然，从台儿庄北园上村，向北城墙射过来一阵火器。原来园上村已被日军占领，依民房筑有砖构碉堡多处，日军利用碉楼布有自动火器，俯瞰台儿庄寨，对守兵威胁很大。王震团长立即告辞池峰城，率钱剑声连去收复

园上村。

池峰城与屈伸回到师部指挥所，接到前方电话，得知在收复园上村的战斗中，王震团长右臂负伤，钱剑声连长英勇牺牲。池峰城心里一阵沉痛，他立即命旅长王冠五前去台儿庄城内，代理加强团团长。临别，他问王冠五：

“让你到台儿庄去，你知道是为什么而打仗吗？”

王冠五大声回答：

“为正义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

池峰城又问：

“你凭什么固守城寨，战胜敌人？”

王冠五说：

“上面有长官指导，使我有所凭藉；下面有肯共生死的士兵，使我胆壮。师长放心，我一定尽力完成任务，人在城池在！”

的确，固守台儿庄全凭三十一师官兵上下团结一致和克敌制胜的信心。

台儿庄是一个只有千余户人家的村镇，无险阻可凭藉，城墙又极为单薄，是个易攻难守的地方。敌重炮猛轰一阵之后，敌机又飞来轮番投弹轰炸，使得台儿庄城内屋塌垣断，焦土横飞，四处弥漫的火药气味呛得使人发呕。然而，守卫台儿庄的官兵们，沉着应战，趴在战壕里纹丝不动。

王冠五奉命跳进台儿庄城池的时候，日军的飞机和大

炮,已把城墙炸开几个豁口。一百多名日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自西门冲进寨内。王冠五连忙指挥守卫城西半部的王祖献营和守卫西门外的禹功魁营两面夹击。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才将窜入的这股敌军完全歼灭。

西门入侵之敌刚刚平息,濑谷旅团的福荣真平六十三联队,在炮火掩护下,又疯狂地向台儿庄东北城墙冲来。王冠五急令守卫城东半部的王镇久营奋力抵抗。

这时,日军的飞机和大炮又是一阵狂轰滥炸。台儿庄的防御工事已被炸得开零八落,许多守卫在战壕里的士兵被炸身亡,一时血肉横飞。眼看福荣真平六十三联队就要攻进城来,驻防台儿庄以东黄林庄、担任侧击进犯之敌任务的第二十七师,由师长黄樵松率领一支先锋敢死队,向日军侧背猛击,才使其狼狈败下阵去。

24日晚,第五战区指挥部派炮兵第七团团长张广厚,率炮兵一营前来协助三十一师作战。池峰城令其在台儿庄运河南岸东、西二三公里内,分3个炮群,占领互相隔离之隐蔽阵地。然而,该营只有沈阳造仿克鲁伯七五野炮10门,各炮配附炮弹仅数十发。这天夜晚,刘家湖附灯光闪闪,敌运兵车辆络绎不绝。因张广厚炮兵营弹药不足,近不能对敌交通持续进行遮断射击。

25日清晨,张广厚团长在南车站站房楼下设立临时观测所,让炮兵架起通信网,以电话指挥。炮兵向敌阵地发射

时，第三十一师副师长屈伸登上站房三楼，观察弹着点，纠正偏差。见本部炮兵发挥了威力，屈伸兴奋若狂。但就在这时，敌炮火也对准南站房轰击，一颗炮弹穿进六房二楼。池峰城慌忙跑上三楼，将屈伸挽扶下来，埋怨道：

“伙计，你不该跑到楼上玩命！”

此时，屈伸虽受惊吓，但兴味未尽。走下二楼时，他顺手拾了一块炮弹皮，说：

“我要将它留作台儿庄会战的纪念。”

敌人的炮火更加猛烈，集结于台儿庄周围的日军，更加疯狂地向台儿庄发起攻击。在城内抗击日军的王镇久、王祖献两个营已伤亡大半，进城时意志十分坚定的旅长王冠五也已沉不住气。他向池峰城打电话，要求下令退却，惟恐台儿庄守军全部覆灭。池峰城一边将在城西门外的禹功魁营调进城内，一边命令王冠五说：

“一定要顶住！台儿庄必须保住，即使成了火海也不能退出，必要时我也要去。民族战争嘛，谁牺牲流血都义不容辞！”

这时，忽报一股敌步兵在猛烈炮火掩护下，由北门突破防线，直指大庙据点。王冠五对着话筒向池峰城说了声“服从命令”，说跑出团指挥所，催促刚进入城内的禹功魁营加强大庙阵地。王冠五身先士卒，挥刀上阵，率领大庙阵地士兵，硬是用大刀、手榴弹，把侵入北门的日军逼出城外。